

太阳老爷

阿列克西斯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太阳老爷

〔海地〕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著

刘煜 张昭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Jacques Stephen Alexis
COMPÈRE GÉNÉRAL SOLEIL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55

太 阳 老 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书号 1483 字数 244,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1 $\frac{1}{16}$ 插页 2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3) 1.00 元

前 言

海地文学是年青的，它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民族独立斗争的鲜血灌溉下发芽成长。

海地文学具有斗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它一开始就和海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地的作家，大多数是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战士，后来，又有不少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海地文学也和海地的民间口头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海地民间口头文学在殖民地初期就已经存在，它是以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宗教性的音乐舞蹈以及神话传说为基础的，对海地文学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使海地文学在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之上又加上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地文学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芽时，这种特色就愈加鲜明了。海地的伟大作家，海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雅克·罗曼^①，就是最好的代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农民生活和斗争，极为深刻。这种深刻反映的基础，就是他对海地农民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他对他们的生活、感情、宗教、

① 雅克·罗曼 (Jacques Roumain, 1907—1943年)：他的最著名的小说是《泉水的统治者》(Gouverneurs de la Rosée)；同时他也是一位民族问题的研究者，著有《大安的列斯群岛哥伦布前的人种与植物研究》(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Ethno-botanique Précolombienne des Grandes Antilles, 1942年)，《布瓦托大鼓的祭祀》(Le Sacrifice du Tambour Assote, 1943年)等。

风俗和传说等等的广泛的了解。

《太阳老爷》的作者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属于海地年轻一代作家之列，他们在三十年代海地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度过了他们的青年生活。那时候，海地正处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之下，美国军队把海地当作控制加勒比海的一个军事基地。海地人民遭到了极为深重的苦难。1934年海地共产党的成立，使海地人民的反美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同年8月，在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对海地的军事占领。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在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就以反映海地人民这个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为自己的使命；他继承了雅克·罗曼的创作道路。《太阳老爷》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以巨大的篇幅描写了1934—1938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海地的整个社会面貌。海地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美斗争，海地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便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背景，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海地的历史和文化的几个特点。

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在加勒比海中的海地岛上，两国各占一半。1492年，哥伦布发现这个岛屿，称之为依斯巴尼奥拉^①，在南部海岸建立圣多明各城，成为征服古巴、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各地的根据地。西班牙人在全岛确立统治权后，就开始奴役印第安人，从事农业劳动和开矿。据说当时岛上的印第安人原来约有二十五万人，主要是加勒比人和阿拉瓦克人。他们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不能忍受这种奴役，就退入山地，进行

① 依斯巴尼奥拉(Hispaniola)，即小西班牙。

抵抗；当时印第安人著名反抗运动领袖恩利基略的英雄事迹，至今仍流传在海地島上的民間故事中^①。在西班牙人統治的三十年間，苦役、屠杀、疾病，使印第安人的人口迅速减少，終于几乎完全消灭了。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拉斯·加沙斯^②，在他的作品中曾經这样写道：

有人确切地告訴我說，有一条从依斯巴尼奥拉开往卢加伊士群島的船，航行不带罗盘仪，只要看海上漂浮的死屍，就可以确定方向。海地的印第安人，虽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这样几乎被消灭了，但是他們却永远是海地民族的組成因素之一；海地民族中有印第安人的血液，海地文化中有印第安文化的传统。

十六世紀初，海地島开始种植甘蔗，需要大量劳动力，西班牙殖民者就从非洲运入黑人，从事奴隶劳动。十七世紀中叶，法国海盜到了这个島的西部，盘踞不走，建立了根据地，势力逐渐扩大，和西班牙殖民者发生冲突，結果两国殖民者于1697年訂立了立茲維克条约，平分該島。当时由于欧洲对糖的需要很大，这个地方立刻就成为法国的財源丰盛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者为了扩大生产，也大量販入黑人。单是1788年一年之內，从非洲运入的黑人就达两万九千人之多。就这样，黑人成了海地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到1790年海地爆发奴隶革命的前夜，在五十三万六千总人口中，黑人就占四十八万人。这些黑人来自非洲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落，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但是到

① 多米尼加作家伽尔文 (Manuel de Jesus Galván, 1834—1910年)，曾以此为題材，写了一本长篇历史小说《恩利基略》(El Enriquillo, 1892年)。

② 拉斯·加沙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年)：西班牙教士，在西印度传教，著有《西印度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及《西印度毁灭簡述》(Brevi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对西班牙殖民者野蛮地虐待屠杀印第安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議。

了这个新的祖国，在两个世纪来的共同被奴役的生活中，共同求解放的斗争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成为海地民族的主要部分。

至于法国殖民者和其他白人，他们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是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是种植园主，政治和经济的支配权都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在文化上也占着优势，把自己的欧洲文化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要他们说法语，信天主教。同时，在黑人和白人之间，也产生了另一个新阶层：黑白混血种人——莫拉托人 (mulattos) 的阶层。他们是自由的人，其中大多数拥有种植园和奴隶。

以黑人为主的海地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到了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欧洲爆发时，这个民族的独立运动也达到了高潮，开始了解放奴隶的斗争。

1791年，海地五十万黑人奴隶在伟大的革命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领导下，爆发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起义。这个革命，经过了十二年复杂艰苦的斗争，才得到成功。起先，杜桑依靠西班牙殖民者的力量，来反抗法国种植园主的“讨伐”军队，因为西班牙人以废除奴隶制度来笼络起义黑人，企图重新占领全岛。这时候，英国殖民者又趁着岛上发生战争，派兵登陆，想取法国的地位而代之。到了1794年初，在进步的雅各宾党人控制下的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一律解放的法令；同时，杜桑也已经认识到西班牙人的真正目的，因此就转而效忠法国，率领起义军队，把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击败，几乎控制了全岛。但是不久，反动势力在法国再度得势，拿破仑政府决心制服杜桑，把这个岛屿重新置于种植园主的势力之下，在1801年命令勒克莱将军带了两万兵士，远征海地岛。勒克莱用欺騙手段逮捕了杜桑，把他送到法国，囚死狱中，企图瓦解革命。但是海地人民

在杜桑的战友德沙林的领导下，繼續进行斗争，并且提出了进一步的口号：要求独立。1803年，勒克莱的军队全部溃败，残军投降，海地宣布独立，德沙林自立为海地皇帝。海地成立共和国，则是在1806年的事。到了1844年，岛上东部原来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又成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共和国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从上述海地简略的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海地的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海地文化是三种文化的结合，即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非洲黑人的文化和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文化是殖民者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它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被海地的统治阶级所吸收，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却保留着大部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文化。第二，海地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却没有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完全接受。原来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因此在民间就形成一种以法语为主，掺杂着印第安语和黑人语言的混合语，叫做克莱奥尔语（Creol）。这种克莱奥尔语才是真正的海地语。第三，海地的宗教也是同样的情况，信罗马天主教的只是少数上层社会阶层，大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一种混合宗教，叫做伏都教（Voodoo）。伏都教是多神教，它所崇拜的神有黑人的神，有印第安人的神，也有天主教的神；它的宗教仪式和节庆等等，也是混合的。最后，海地文化是属于拉丁美洲文化的范畴，是整个拉丁美洲文化的一部分，它和法国文化或非洲文化没有关系；因为，一方面，海地的历史和中南美洲各国是平行的，海地的奴隶革命是美洲第一次胜利成功的革命，对整个美洲革命有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海地和中南美洲各国面临着相同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反封建，反美帝国主义，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反对种族歧视等等，走的是同

样的民族解放的道路。

作为海地的文化的一部分的海地文学，也具备着这种特点。在发现海地岛时期，印第安人就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大都是抒情诗、神话和传说。在殖民地时期，逃亡到山地去的黑人奴隶创造了典型的海地民间口头文学，同时，在种植园劳动的黑人奴隶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口头文学，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在城市中，则出现了模仿法国文学的作品，主要是诗歌和戏剧。独立以后，统治阶级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法国式的，而在人民大众中间，则产生了以克莱奥尔语编唱的民歌、抒情诗和英雄诗，歌唱人民的希望和斗争。到了十九世纪末，用法语写作的海地文学越来越民族化，民间文学的影响逐渐加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作家开始进入人民的生活中，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1880—1915年间的反封建斗争和农民革命，1915—1935年间的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使现实主义成为海地文学的主要倾向。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展，海地的进步文学不断地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温情主义的文学、从欧洲贩运来的颓废主义的文学，以及最近美帝国主义者大量倾销的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堕落文学等等进行斗争，正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

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的《太阳老爷》，就是代表着这个发展方向的作品。

《太阳老爷》的场面很广阔，它通过主人公依拉利容一生的活动，描写了1934—1938年间海地社会的全貌。依拉利容是太子港的一个普通黑人，他长期失业，受不住饥饿的煎熬，就去偷东西。在他伸手要偷一个富翁床头的钱包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水火不相容的两类人面对面地存在着，一类是有錢的人，一类是穷苦的人。

統治着太子港的，就是这类有錢的人，他們是美国占領者的帮凶，他們压迫、剝削海地的劳动人民。当时在任的樊桑总统，是美国人的傀儡，他奉行着美国人的政策，帮助美国人奴役海地人民。海地經濟落后，工业极不发达，只有一些以本地原料加工的手工作坊。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級手中。海地自从1915年被美国軍事占領后，無論內政、軍事或財政，都完全控制在美国人手中。美国資本不但攫取了海地鉄矾土和石油等矿产資源，并且掠夺海地农民的土地，建立大种植园，使农村經濟破产，农民丧失土地而淪为工資奴隶。海地反动政府为了向美帝国主义者尽忠，竟废除了禁止外国人購買土地的法律。1929—1933年的美国經濟危机，不可避免地使海地也遭到了危害，无数雇农和工人失业了。依拉利容这样的人，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依拉利容沒有拿到錢包，他被宪兵逮捕，判了徒刑。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政府对于被压迫人民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他們要維護統治和剝削的秩序。太子港

由一些鉄石心腸的人严密地控制着，这里的政治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級的警察統治。他們控制着国会，用鉄一般的法律使富人压榨穷人。到处是惹祸的美国汽車，象癞蛤蟆一样地蹂躪着海地的領土。城里面的老百姓是美国佬的奴隶，是官老爷們的奴隶——是那些制定反人民法律的坏蛋們的奴隶。

这是海地社会的一幅眞实的写照。

在監獄中，依拉利容認識了海地的共产主义者卢墨尔。卢墨尔和另一个当医生的米謝尔，都是海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群众中間宣传。这本小说从他們

在依拉利容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侧面地描写了海地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党为工人们办了夜校，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依拉利容由米谢尔医生介绍，在这样的一个夜校里念书，明白了工人斗争的道理。当然，1934年海地共产党的成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工人阶级的觉悟。当时有许多农业工人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去工作，参加了古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斗争，回来后就在工人当中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海地这个最初成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未成长，就被反动政府扼杀了，但在整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下，在反美斗争中，却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的领导者卢墨尔被迫流亡出国，他对他的战友和同志们告别时说：

所有的劳动人民与真正的海地黑人，都会有一天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同心协力地把美国佬从国土上驱逐出去。

这一段话，正是直到今天始终在地下领导海地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海地人民社会党^①的奋斗目标。

小说又通过依拉利容的亲戚阿尔修一家，描写了海地农村的情况。海地的农村

自从美国佬来了以后，一望无际的庄稼没有了，象七月蝴蝶那样的黄花不见了，棉花也不结实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灾难……这种可怕的灾难使农村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沦为美国资本家种植园的雇佣奴隶。水灾和疾病，更加深了他们的苦难。但是海地农民是有斗争传统的，他们在对旧殖民者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

很久以前，所有的海地黑人，在德沙林的领导下起来与那些掠夺

^① 海地人民社会党：是1944—1945年在原来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的。

者作战，他們不讓那些白种人……留在我們的国土以內。对这次很久以前的战争，有人很诙谐地称之为黄瓜与茄子的战争，表示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决不能够并存。

农民对美国占领者，也还是象黄瓜和茄子一样，决不能够和他們并存的。

作者也描写了农村中的伏都教信仰，他认为伏都教一方面团结了海地人民，保留了海地人民的民间文化，培养了海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海地人民的斗争意志，阻碍了农民接受新的进步的思想。

至于依拉利容自己，他结了婚，从这个手工工场到那个作坊，做着不定期的工作，生活非常困难。太子港的一场大火，毁了他的一切生活资料，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多米尼加的甘蔗种植园作工。他积极参加了那里的甘蔗工人罢工斗争。多米尼加的反动独裁者特鲁希略，对罢工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用离间的手段，在全国挑起了对侨居多米尼加的海地人的恐怖屠杀^①，企图分化多米尼加工人和海地工人。多米尼加人民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援救海地工人的运动。依拉利容一家在一个多米尼加农民的帮助下，逃到了边境，但是在过河时，被特鲁希略的宪兵的子弹打中了。当他躺在祖国的土地上呼吸最后的一口气时，他说：

太阳老爷是一个伟大的黑人，是咱们穷人的朋友，是咱们穷人的爸爸，它睁着金黄的眼睛，照耀着我們，时时刻刻为我們奋斗，为我們指引出路……

这个伏都教的主神太阳老爷，现在成为海地人民光明的象征，成

① 这件惨案是历史事实，发生在1937年，估计共有一万两千多海地人被屠杀。这是特鲁希略血腥统治的一个重大罪行。

为领导海地人民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象征。

海地虽然离我们这样遥远，但是有了象《太阳老爷》这样真实反映海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感情。

今年七月，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应邀来我国访问，我们和这位热情的海地朋友见了面。他向我们介绍了海地的许多情况，转达了海地人民对我们的友谊。

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虽然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是他在海地却依然生活很困难，不得不白天行医，晚上进行写作。他的最近一本作品是小说《高乐树》；他的其他作品有《一刹间》、《玫瑰的眼睛》和《美元》等小说和剧本。

編 者

1959年8月

序 幕

夜来风势劲急。院里空无一人。猫都没有。不久，出现了一个比夜色还黑的人影，四肢挥动，隐约看来，好象一个身穿黑衣的乐队指挥在挥动指挥棒一样。那个黑影在晨曦中移动，一跳一跳地，象一只跳蚤。

这一晚，破旧的郊区一团漆黑。整个的南巴尔米斯特区，象太子港边一块腐朽的伤疤一样，浸潤在一片浓黑之中。淡红色的天幕，在漆黑的天边升了起来，是天将破晓的时刻了。人影在蠕动，在滑进，以急促的步子潜入院中。凌晨空气清冷，很清冷；一排破屋，这时几乎变成玫瑰色了。

“没有人……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母猫都没有！”依拉利容心里这样想着。他笑了一下，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发亮。

这个黑人光着身子，几乎一丝不挂，全身裸露。一个黑人站在黑暗之中，由于本身就是黑的，看起来反而带着蓝色了。

他继续往前走。

一只卷毛的猫头鹰在黑暗中一声冷叫。听见这一声不祥之兆，这个黑人战栗起来，满头的头发都在发抖，但他还是继续前进。当然罗，依拉利容不会遇上好的天使的，他深深想了一下，口里不禁大声呼叫。他在深更半夜时大声讲话，很大声，象疯子那样的一张嘴是闭不住的。

只要一点点残羹剩饭，就可以使一个时乖命蹇的人变成疯

子。告訴您，一個瘋了的女人真够可憐的。我認識一個少女，我看她從首都流浪到外地，又流浪到鄉下，跑遍了半個國土。象這樣瘋了的女人，哪兒都是一樣。她們穿著破衣，餓著肚子，而心中却有一把要殺人的匕首，換句話說，就是一顆瘋狂的心。瘋女人，瘦女人，豬仔的媽，娼妓的媽，一切殺人犯的、耍把戲的，以及各式各樣墮落者的媽；苦難呵，唉！真使我要作嘔！

在大山里，山坡上，總有一面小鼓不斷地敲著，迅疾得象要敲破一樣……那種生活真是又艱苦而又甜蜜呵！那種生活為多少人帶來了痛苦……大山臨近海邊，多象一只沉沉入夢的野獸呀！小鼓有知，呆呆地躺在那兒被人敲擂，一定會象一個患偏頭痛的病人一樣感到痛苦了！與黑人有血肉關係的是非洲，黑人身體依附的也是非洲，但黑人在非洲却得不到安寧，不管他們住在哪裏，走到哪裏，都是一樣。

在海地，一到晚上，到處是一片鼓聲。有人希望這些鼓永遠拿開，快被打破——這些發泄悲憤的鼓，因病求神而敲的鼓，敲得如泣如訴的鼓，使人惊心动魄的鼓，哀告求饒的鼓。每天晚上，只要苦難與失望使人心充滿了悲憤，單調的、悲憤的與神秘的鼓便敲響了……可是，遇到志得意滿的那一天，生氣蓬勃的愉快之鼓，又敲起了“洋伐魯”和“實果”^①，大聲地歌唱生活。這時已是晨曦矇矓的清晨了，只有一隻黑鼓在响——就是那個人影在恐懼中講話。

那個黑人摸了一下前額說：

“他媽的，倒霉！”

又重複了一句：

① “洋伐魯”和“實果”，都是海地的民間舞曲。

“倒霉！他媽的！”

接着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光肚子上，想把吸他鮮血的蚊子打死。因为他的衣服已破了几个大洞，象开着的窗子，瞧得見他身体所受的苦难。

他小心地察看了周围的情况。在面向小街的过道里，一个不大容易看出来的烂泥水坑在星光下閃閃发光。坑中摆着几块大石，讓人踏过而不致弄脏了脚。过道旁边，是洗衣妇姪姪的那間破屋的篱笆。我們叫她姪姪大姐，因为，您知道，真正的黑人都是兄弟姐妹啊！

右边的破屋刷着一层干泥，依拉利容用手扶着，弄了滿手泥灰。他繼續往前走，从一块块的石头上跳过，还担心坑里的污泥会弄脏他的光脚。另一边是一間小屋的墙，木板做的墙壁上，滿是白蚁蛀成的窟窿，原来塗上的石灰早已剝蝕光了。

晚风依然吹得急促，象一个老祖母在喘气。

“好久以前，克利斯蒂亚娜姑母就說过了。”依拉利容自言自語地說。

告訴您，大爷！一点不錯，那位克利斯蒂亚娜姑母是一位真正的黑人，一位很好的女人。很久以前，所有的海地黑人，在德沙林^①的领导下起来与那些掠夺者作战，他們不讓那些白种人——当然是那些坏心眼的白种人——留在我們的国土以内。对这次很久以前的战争，有人很諛諧地称之为黄瓜与茄子之战，表示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誓不相容并存。我們这些黑人永远是

① 德沙林(Dessalines, 1758—1806年)：海地黑奴，起义推翻法国总督的统治，自立为王，后来在一次叛乱中被杀。

很詼諧的。當我們受苦的時候，我們放聲大笑，講不完的笑話；我們要死了，也就是說苦難已經受盡了，我們也又笑又唱，又講笑話。

我到底在說些什麼呀？……不錯，那是一間小屋的牆……講得太多了，閉嘴！一堵木板牆，現在直立着，那間快要倒塌在污泥堆里的破屋就靠它支持着。小屋的頂上有一只公雞和一條魚——一條連魚鱗都腐爛了的魚，一只尾巴殘缺的公雞，在那里白天受着風吹日晒，晚上受着雨露的摧殘。

一只被繩子縛在院子裏面的公雞準時叫了，是一只專門打架的蒂呂克沙公雞，一只适于打架賭輸贏的公雞。

“喔喔！”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為蒂呂克沙公雞下賭注。太子港所有的公雞聞聲齊鳴。在太子港這個地方，公雞是整晚都叫的。

“……喔喔……喔喔！……”

依拉利容渾身哆嗦起來。只要卡大哥沒有醒來就行了。誰知道那個丑陋的老家伙有些什麼東西，可是他幾乎整夜不睡，天剛發白就起來了。

“喔喔……”

幸好太子港晚上根本就沒有人注意雞叫。

依拉利容加快了腳步，快得差一點把左边的小屋撞翻了。那間小屋簡直象一只破籠，又歪又斜，又臭又破，一陣晚風吹來，便搖搖擺擺，象要倒下一樣。屋子是用破爛的木箱搭成的。因為太子港郊区窮困的黑人沒有栖身的地方。那些有錢的黑人，也就是那些有錢的黑白混血種，便叫窮人們造破木棚來住……用几只干魚箱、肥皂箱或腌牛肉箱，便拼拼湊湊搭成一間恰如其份的屋子，一間恰恰適合骯髒工人們居住的棚屋。這樣的棚屋，與